光緒辛卯湖州書船人来所收戊戌九月重裝
首闕序文尾亦恐未竟故留空帋數番

麈史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
已而官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
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
自大農致為臣而歸閑扉養疴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
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事其間自朝廷至里
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雜於討究遂類
以相從別為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麈史蓋取出夫實錄以
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
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進為之
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 麈史目録


卷上

睿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奏議 忠讜

惠政 利疚

卷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場屋 神授 器分 學術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辨誤 闕義

卷下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戒殺 鑒識 真偽 譏謗 占驗

語讖 博奕 諧謔 雜志 乖謬


右序目據鮑氏知不足齋刊本補寫

麈史目録

# 麈史卷上

鳳臺子王　得臣　彥輔撰

## 睿謨

鄭毅夫嘗說　藝祖朝聲登聞鼓求亡猪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来問朕覓亡猪朕又何嘗見他猪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寃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白直禁卒録編勑既劾具牘以上　英宗曰武臣寫勑是有意湴

官矣遂命釋之聞者莫不歎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畧曰功隂德盛被於四海
宜改園陵仍云朕於禁中寔行三年之制蓋
古所未有也中書許冲元嘗對客言熙寧末
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豊亨二名以進上
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為
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豊紀年內侍
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 宣仁聖烈殿執事
言 宣仁常儉服純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

也兵乞先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
瑩杜堯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發五千
兵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勿使傳城求便掩
擊仍令閤道移石普閤承翰相應對討殺及
募壯士入虜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遺探
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
張軍勢以貳敵三以振石普閤承翰軍威四
與邢洛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
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

之營見兵已南即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
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
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洛間
方可鑾輿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
以應魏能等佐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
兵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
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
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
城牽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
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草輅親
征亦須渡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
合兵馬兼振津濟得臣切以為忠賢之臣抱
道履節孰不欲遭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 章聖
淵謀神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天何以施
其力哉聖賢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
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三

司使程文簡以為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
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遂朝帝后前後各一殿
咸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　神宗神御殿名
曰宣光紹聖初内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
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為祖宗時
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
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時魯公為亞相趙悅道歐
永叔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
故曰問東廳文學則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
之矣

##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
度無不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
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
雜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

作今東西廣備隷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窰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窰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氊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進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圜長一尺徑七分於圜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
郎郎官廳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
自官制以来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
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並未
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
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
監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
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為次　祖宗以來選人
磨勘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大理



過或宴罷見浣濯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
闥綜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
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遠莫窺涯涘黄安中履任崇
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
則有報聞之以振鷺何也黄曰得四海之歡
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
又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亶不聰上問曰
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黄曰臣未知思也上

曰豈非軍事尚謀聰作謀故邪佞臣莫不歎

伏蔡持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冦譚往還因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藁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郎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路別無

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秘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郎無所謂京官者惟自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咸主簿太學博士兩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郎以不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為諸司郎中者並重戴

熙寧間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閣任望官者

充之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為五房習學檢正
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
使職官者節度觀察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
之若僉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
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
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
竟獨依舊不復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以為無
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
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
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與恥乎是時知黄州
書有犯竝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切見戶部支禁中合同司
洎在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緡計之
月率四十萬諸倉給食粮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懽曰好狀元　神文為之惻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來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况命相哉

熙寧間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為中丞凡七年不遷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

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温公始為門下侍郎尋臥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 禮儀

幞頭後周武王為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

子中宗賜宰相内様巾子盖於褁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而上繫今謂之幞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潤脚短而鋭者名牛耳幞頭唐謂之軟褁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其巾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数層為之裡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撤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為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巾之様始作前紐謂之欽巾久之作微欽而已後為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為直巾者又為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椶巾今乃製為平直巾矣其兩脚始則全狭後而長稍變又潤而短今長短闊狭僅中矣

古人以紗帛冐其首因為之帽然未聞其制也魏晋以来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

璡猶服研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别今貴賤通為一樣但徇所尚而屢変耳始時惟以幞頭光紗為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為短簷方二寸許者慶曆以来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人增其身與簷俱抹上竦俗戲為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畏槍已而又為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為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為銳執今則漸為四直者

古以韋為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胯四方五圓乃九環之遺制胯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為常眼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間為方胯無古眼

其稀者曰稀方窊者曰排方始於常服
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
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忝用出於人之所好
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紐下直服緑者以梘上詘
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淵皇祐
間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
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
非槐

國朝　祖宗創金毬文方團帶亦名笏頭帶以
賜二府乃佩魚又為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
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観文殿大學
士以上至三師金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
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
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
故有詠外郎遷前行詩曰衣添三疋絹宴剩

一枝花熙寧以来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
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為郎中
郎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伎
術等官少為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
吏公袍俾加襈俗所謂黃義襴者是也幞頭
合帶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為此服大為羣
小所惡浮謗騰溢其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
者既入其色浸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
紫未幾　英宗入繼大統秘書丞甄履嘗為
繼聖圖著其說後又為黑紫　神宗詔禁止
於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為順聖紫云蓋色
得正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
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入已熙寧間選人
既習學檢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
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
則服之襪有帶履用皂革袴衣中單勒帛裙
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
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
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
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衣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余時貳軍器
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 皇帝致齋御史臺
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績
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
音其績者或讀曰青曰菁余潜告曰當為爭
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綪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冠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
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
或玳瑁或綴綵羅為攢雲五嶽之類既禁用
鹿胎玳瑁乃為白角者又點角為假玳瑁
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三二尺許而
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為團者塗

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為之謂之團冠復以長
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䙱肩又以團冠
少裁其所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以䙱
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太妃冠
矣始者角冠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
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尚長冠也所傳兩角
梳亦長七八十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
間聱隅子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麗踈耳
丁晋公三十六事載其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
有襂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
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禮蓋晋公時已廢不用
余謂婦變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譑之
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忌衆垂脚
襂紗幞頭襂布衫繫藍鐵帶此乃今之釋服
襂禪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
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襂禪是未嘗從
吉也又在閿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
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

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
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少變
常服為安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脚
衣布袍腰經麻屨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
祐癸酉余使閩秋遇 宣仁聖烈之变余令
建州吏具如上服後聞他郡皆服斬衰時態
阜守鄱陽乃出所録庚申禮官議服為得禮
辛巳欽聖憲肅遺告到安州余急趨郡中見
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為不可時坐
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
服斬衰余以為大非也遺告在京以日易月
十三日而除是恭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
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
知禮安可以仕乎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
之家乘車比至亂保軍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內璫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遂

用夾青縑為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范其
景至災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
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琹而六馬仰林
古人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況以舜之樂乎
然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不足怪矣故施於
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祖考來格嗚呼非舜
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　神文嘗詔和
峴等修為又有和氏樂　神文復命李照別
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永豊間　永裕遺知
音者請繹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范蜀公
以謂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大
常審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與謂予曰
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為黄鍾也范樂下二
律以無射濁倍為黄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
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大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為周釜漢
斛各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
可以知樂矣又以為今樂之聲宮不足而商
有餘故常大臣休〻傴伏於私而是日天子
或御使坐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音律
上之元祐初下大常議其樂以為聲下而不
用

予嘗問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
是以積黍定莞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
識樂者惟在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
必至於焦咽而不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晻
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
聲太高　神宗因見絃者屢絶而易歌者音
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
為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
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
或未用之

臺議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
畜羅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
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為舌班尾卷
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
謂之辱臺錢　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
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
藁拜囊封衆佇聽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
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間者其辭云是何穆
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
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
熙寧初程顥伯淳入臺　裏行則反之遂聚
廳喫食分廳向火

忠說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
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
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

以剛正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
日止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郤之弗
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郤之如此
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他日復問
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〻乃大悟卒用
其人

富鄭公嘗謂予言　永熈討河東劉氏既下并
州欲領師乘勝後收薊門始咨於衆叅知政
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熱熬飜餅耳
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賛爭曰書生之言不足
盡信此餅難飜　永熈竟趨幽燕捲甲而還
卒如賛言鄭公再三歎為予曰武臣中蓋亦
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
朝奉郎杜球言　永熈幸佛寺塔廟禱雨至
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柰何
或對天数或對以至誠必有應一緑衣少年
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後

駐輦召緑衣者問狀對曰其地守臣犯贓法
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其土守臣犯贓不當
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
雨緑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 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骵國論
率預謀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
非臣所獨知願博采廷議已而 章聖既入
春宮三日謁太庙上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
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
曰建儲本為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
太子詣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
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此
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晋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
不合一日因奏對以笏擊晋公由是並罷相
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晋公復入中書文
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明年改元乾
興二月十九日 真宗晏駕 神文即位

章獻垂簾晉公扶前憤三月貶文定衛州團
練副使宣献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曰
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
道耳宣献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别
辭然晉公常切齒焉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
遂至沉隕未幾晉公擅移　永定皇堂貶崖
州司戶復當宣献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
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文
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康世美同貳閩漕世
美云
范文正好論事　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
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
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
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等曰我上疏言斥君
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
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　神文嘉納為罷
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曆間淮南有王綸者嘯聚其黨頗擾

郡縣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
朝廷議罪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
文正叅預大政事以為不可今江淮郡縣徒
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以責城守　神文
睿德寬仁故棄城得減死鄭公忿謂文正曰
六丈欲作佛耶范曰　主上富於春秋吾輩
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
将以不容矣鄭歎服
鄭毅夫為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畧余常
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
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
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
名不張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
哉余嘗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産
茶而民間卒藝桑而稅以縑人甚樂輸蓋與
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

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縑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

詠在崇陽登喜豊亭見人市菜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力不足以藝蔬耶顧從邑而市之眞游惰者於是笞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為暴政決無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益籍家貲湍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今稱之後値營奉永昭計司科買麻屨數萬期會既廹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屨公為科營婦鬻屨者稍增其直與之為約如期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輸次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榻於棚上公據棚下瞰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榻潛有尋丈之度以視其長短由是吏胥匠百無一高下其手而

民無所用賂當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獘獨
襄城為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
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
水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
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
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親酌而侑之
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
活者千計生子皆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
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再任復為立
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
法當避仲寬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
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人迎於郊古循吏也

利疚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
曰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
詔父在母朞增為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
時為時所需而不可去者如齊摘山煮海漢

之榷酤六畜之租唐之間架竹木之稅是也
若稽古執義而行〻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
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車戰是也
蓋狗名則失寔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蠲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
千六十八貫有奇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五百
三十一貫有奇而鄂一州所歛無慮三萬九
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

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
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
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數
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
貸茶以濟艱食所入既倍而鹽場官因亦被
賞竟不復減議者數〻均此無名之額以入
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
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惟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

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葢以茶株均數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 本朝屬荊湖北路景祐間忽入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觧鹽以輦販之遠頗病淡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橐駞黄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心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近足以支費而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獨本末或欲乞為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之論也予嘗為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劄安州為京西元旨止以京西闕財用為言葢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閲久

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梢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之切嘗籌之郡則王土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為謬舉為今計莫然曠然蠲之則京西無度虛利而湖北當蒙實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耶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〻不受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歛職田之租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估其中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息貪汙也

安陸郡城枕溳水惟州城基墻皆紫石不為水

所鑿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
每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
歲水總溢岸即行西壕識者以謂久必自須
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
門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盡處為水約以殺
湍鋭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
全公朝議與子洎士人僧俗同列狀以訴於
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遠圖
而憚於有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
舊未嘗有此役為難遂寢其事

# 麈史卷中

鳳臺子王得臣彥輔撰

##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不同而同為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〻畫像事之廷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封牲獻樂小則焚帋幣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匠者請神之像於

公〻曰我郎是也乃以公為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焉官為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其民歿列於神可謂盛德

王侍郎古説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槖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以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為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椽歲滿還里卜築於鄖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

林希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為令狐秋掾雪中渡鄖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轂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項戴華陽紗巾着墨搽布襏繫條小童携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来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條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繒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寒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叅為先生諱揆云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修清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舜賓字輔之為鄉里所説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糶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實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

所言時鄧綰文約任南　謂李曰當亦有所
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
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顧欲言人不善耶其
長厚如此黃好謙幾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
憲嘗會於洛為予言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
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温公既相太師
文潞公落致仕平章軍國重事耆哲並進時
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不來其表有云六十
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九十九而復來豈云合
禮

志氣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嘗謁
郡守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
傳呼而來二宋相顧歎慕且曰我屬至此亦
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
不足道後元憲為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
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而終命不

副志可惜

## 度量

知夔州臧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
其閱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
外戚李侯瑋徒以后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
人所难其常同張寺丞諲過南郡時李為留
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日俄以從兵之食
告别欲去李曰但令持狀來當為給半月食
糧臧遣從兵投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
郎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臧與張翼曰又
往告别李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之食李
曰昨日已支半月臧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
不得耶殊無怪怒也臧張相謂曰此公月得
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
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
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譁何趙濟
畏之龍圖乖崖孫堉也嘗以此事告於韓公

公曰當是時其亦不敢措置畏之常為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未第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常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後享名位如此

范堯夫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幃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来殺諫議又曰誰遣汝来曰張相公遣某来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

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其所及

##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汚辱而為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也

夏英公謫守安陸而書表吏鄭生者鄭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牋狀多謁二公為之英公恠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自為此耶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門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老母恩深白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門坰同林外曰坰賈公字存道）

## 不遇

魏公少年巍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秘閣琓圭賦景文賦獨行於世魏公嘆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琓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修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曰流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臺賦罷鄒陽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堞歎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於外

##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為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是也張全翁朝議為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

同居太宗討并門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為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嫗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塲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傑謀為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首薦景文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曰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神
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啓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受

潞公嘗為予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下日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帋視之乃淳似錢其數十明日淳於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為天禧三年淳本南劍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煖已而生元憲後又梦前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為投納文字迫期強之使就試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訖一夕夢遊天宇閒聞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曆家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

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試鄭與予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珎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鬬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貼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訊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同生丁丑熙寧己未入參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為首台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為謗訕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間歲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試由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牓最為人少後蒙朝廷顯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並拜相安厚卿两至樞府一為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轄出守成都還為吏部尚書以卒如持正莘老並謫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户得散官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汚又遷建昌後得還洛復大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世皆先亡張正甫姚暉中盛中叔亦以責死豊相之王明叟今俱貶奪豊居台王居南安蓋罷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嘗謂予說李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床李披髮坐於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為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鷰子穿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

處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閒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来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與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閒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與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臯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績屈平曰款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謂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以為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致孫楚參石苞驃騎軍

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恭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來不復卿稱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其君云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為重己稱君則以為輕己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亦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云其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

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吽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吽

## 學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為禹充拜言之心則可以為舜聖人何遠也善充其所為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嘗以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偽能偽然後能為聖人能為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偽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性而恥乎學偽則奈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為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亡情彊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為是紛〻歟楊子雲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荅李翼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或曰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楊之說皆為不悖此其大畧也臨邛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時名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集異說三編科名定分錄七卷儆戒會蕞五十事麗情集十二卷又朝說野語各三篇洎退居又撰脞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百藥嘗纂為

慶曆集三十卷予惟會蒐羅情外昔嘗見之
冨哉所聞也
令狐先生嘗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嘗見之
乃知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
說精義晉年統緯世惣樂要注默書讖緯琴
譜兵塗要轄余為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
惣統緯等書後又從同堂兄聲伯乞假所傳
易說琴譜讖緯以觀焉自餘訪諸里人蓋鮮
有知者

## 經義

書之為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内之政存焉
詩之為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
焉周之興也始於大任大姒而已詩曰大姒
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姒而已詩曰亂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〻宗周褒姒滅之
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勞求賢審
官如此而已方蠱妻之婦也上自卿士司徒

下至於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來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正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

詩多識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文詞說卦周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領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內盛讒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觀賓之初筵緜蠻作則鹿鳴廢矣頍弁角弓作則棠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薇出車杕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由庚廢矣魚

藻作則由儀廢矣采菽作則湛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彤弓廢矣苕之花作則六月采芑廢矣大田作則鴻鴈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作則綿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爲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爲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爲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爲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本與予以爲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

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夫篇之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為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之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邶風燕〻及式微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九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四篇魯頌泮水閟宮烈相三篇商頌玄鳥長發商武三篇皆上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解詩以關雎本於衽席文曰佩玉不明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為思親之詩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真獨毛公得之其自以謂子夏所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淂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〻兮無感我帨兮無

使庵也吠婦人服餙獨言帨何也曰按内則注云帨蓋婦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謂九為老陽七為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為老陰八為少陰逆陰之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数故以純者為老九六得純数以雜者為少七八得雜数此自然之理也

唐李翺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説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摇奪以四兇尚歴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〻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〻爻辭俱險而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

数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变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求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謂凡經所書皆变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書有迂遺希通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謂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授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襄常有書辨其非是云

##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掎摭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

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為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亂之間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為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北宮書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謂練句雖工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審言子美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有霧綰青條弱風牽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已出唯李杜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夕秣荆越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適之飲中八僊之一也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蓋用其詩

也

白傳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寉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鄂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丶辭如峻極於天之謂也予曰謂世稱子美為詩史蓋實録也

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咏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若非燖鵠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跡為有詩僊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為筍譜甚詳擿摭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為勸薦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詠筍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豈寧忿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柳文公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

京山縣秋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絶句久而湮
没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於牌
後亦亡郢刋二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
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
白雪關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
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
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
野亦有詩曰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
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嶽麓茶蓋
詩人寫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
丞相韓魏公詩曰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
春入壽杯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賔學賔有文尤善於詩嘗
云人潑别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
有江横塞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
驚人蓋出於藍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僊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下筆有鴈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〻欲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白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荊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獨不免子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濶三二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僊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

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士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此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人謂茶芽未展為槍展則為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為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後丁晋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踈、渡波光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氷曉鉢侵星汲宵廚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中崔鐸詩云二相南行至道

初記名留咏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矣

穆伯長為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予因舉於史驤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傳以丞相李德裕崖州為三絶句便不免世人訾毁予以謂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而為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翹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於李貶之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貶叅當時疾李者託名為之附於集詩曰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勤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為春光總屬伊田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寃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為雜律詩譏世人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僊
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
幸西池　慈聖以珠盤盛馬鞍遺上上自池
乘以歸　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中上
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
毀香閣垣為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
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
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
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為從官曰珠韉
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
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庭百官有去東朝蓋
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
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
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
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豊曾阜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
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

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於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為詩近見人亦有為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紗等語不惟直致兼是假借大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西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為山濤麾出杜牧之手把一麾江上去即旋也蓋悮矣余以為麾即毛也子美亦有持旌旌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為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襲齒擧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恨無朱詩廖獻卿大夫謂予曰其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録以奉寄獻卿別未幾不幸早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栢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遺我乎猺之閒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風曰二之日鑿氷沖〻三之日納於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於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此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栢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於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悞也

予熈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也田忘名所為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不能傳抄其過杜工部墳一詩曰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䰟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

# 塵史卷下

鳳臺子王　得臣　彥輔　撰

## 姓氏

譜牒不修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尞姓也踈之後乃為東氏之後乃為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

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亦子長孟堅叙傳之比也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為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大宗小宗為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切怪文忠以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譏呵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為之譜斯言恐未為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一日暴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為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丶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數皆為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錫得之甚愛以為華而不奢質而不陋後歸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

射溪磧焰有光牧童掊取之得一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齒仍鈌十六以為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硯容有陶者君澤嘗謂予曰郴公權云某州磁硯為最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嵓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為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刀斗鼎鏡之屬不可勝紀

## 風俗

仕非為貧有時為貧今不然為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為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
果獨林檎曰果荊人獨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
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
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巹
也以雙杯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盃媒
氏祝之擲杯於地驗其俯仰以為男女多寡
之卜媒即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債
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媼婦
使服其　同哭諸途聲甚凄惋仍時自言曰
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為陔陔階之訛也鞵為脚、屩之訛
也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謂
不同風畧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為異孫蓋蜀
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並
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
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蠱毒者

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下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財無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已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猪嘴關推其巧能名者為關使次有判官幹當公事

##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詔還洛陽過荊之公安民迎祭哭插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樂道各為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相謫守罷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蓋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憲公之子冨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尚書也夫丞相司空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魯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舅呂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翰林學士范祖禹也

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未有一朝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孫俌治平元年並及第皆在　仁宗朝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具慶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為樞密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璹任京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

寧無疾

趙孝廉令時景晛言皇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闈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晛曰賀獻卿必登甲科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人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遇省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其詐死以逃生也

孝昌成若冲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蟇無數天益呼僕抱雞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蟇復躍入水蓋聞鷄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其
殺灞陵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
已哉至陵身臣虜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
巨萬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
閭有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全
除冬苦寒放房緡盈月屯田君晚年得一子
即侍郎公紓也有五孫長曰獮皇祐元年至
朝奉大夫次侍讀毅夫也皇祐五年大魁三

予與孫皆任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

王文正沂公仕　章献朝發晋公竄海上天下
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
己無歉而獲此報何耶但一事有恨初出守
鄆為監司相輕後秉政遷蔭本官略無寧歲
竟死於道路此必為報也

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劉直明決初調蜀中主簿
忘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
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

元弼為儀州軍事判官沿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辨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〻作傳亦多柢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之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泠熱人〻多畏之後為醫博士謁之者貧則絕蓋弗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流他所得還卒于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著墜井死幼者終於凍餒應之第曰劾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 真僞

予聞洛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賈昌以庇其族比年間安陸亦有蓋語不明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為

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令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嘆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刿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嗣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譎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牧守當塗諸公往〻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梦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数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常取麝糞日乾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臍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

子者即預採飛蝱去首足翅日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利蝱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麝臍宜置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真也堅實者偽也

## 讒謗

蜀人龍昌期為禮論以謂周公金縢之請以代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為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怨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　神文乃間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劉先書臣庠時李獻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忝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

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畧矣元憲雍〻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後為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曾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强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録説潁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潁人也從學於常與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第後换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士人所為託名以行

##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云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威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

戌俗謂之盩風荆湖間夏有大風朝起夕止
連日如此土人曰颸風音諒有則旱故陂澤
立涸稲田多裂又名杓風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種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叅人牛
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
年又打乾矣盖臘日牛驟泥中則然明年果
然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蕎麥熟
則旱晚候霜降因有差焉又江湖間人常於
歲除汲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

顔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春正月建寅斗柄昏
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子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
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卒多用
是為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熈寧初予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
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鬉是歲戊申也
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蠶善
安陸農視稲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

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
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鴈自北而南群燕委雛而去不
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
端午家ゝ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
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
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

傳曰玄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
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讖

前廣西漕李朝奉湜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
臣道卿守金陵為江南好十闋有云丞相有
才裨造化聖皇寬詔養疎頑贏取十年閑意
以為雖補罷不越十年必須任矣去金陵十
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罷一日召李
登城亭閱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

卿云赢得十年閑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予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李道輔錢於郊舉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園三年蘇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為此語耶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其名以聞於是有旨令與時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輔榮歸為學尚不輟八月末為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讖耶

## 博奕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 有賭若兩人已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乃投錢入

囊家亦謂之録事

鄭都官詩有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之句葢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為坑塹也

##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癯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為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庙為民祈霖雨石齋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纔入仕不識州縣況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纔應舉便不知下第況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叟吾齋老嘗遊廬山為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為天尊叟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

人說是非

熈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于私居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熈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為職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半為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為假龍直學士為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還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卿鴻臚為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數頒胙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即堂吏至客次請其官既相見讚曰衆廳請不拜就座

則揖座又揖免笏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
聲曰屈不啜湯耳若同從官則待湯京官自
下聲喏而升立白事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遣
者闕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呌屈更俟何所
耶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為丞務郎或曰遷官則為
迎霜兎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大中
大夫前呵曰大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虫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於祈但
危坐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
至於病耄猶不能去多為貧而然或有一乞
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
玉粹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
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喪亦未嘗告老不
知何為也粹夫善詼諧乃告曰前日兒子亦
自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間躃踊一
巡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破贓所

余長子渝嘗為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庙不可得也遂共為劉令公像於淮南庙中歲時享焉傳舍有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庙有八僊公洎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說往時有姓梅為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郗家嶺伶人郗生登嶺大慟守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塚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僦居熙寧初徹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文 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收債以充學費號鬼八位

神宗就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
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開封南司閱牘
見黨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
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
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
泰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
在廡舍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
建祠堂於此不果
盛武仲知夔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間為
翰林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
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
謫和州團練副使宦者押去行一日使者
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右曰使者何不食
即曰五更食訖盛市裂餅十餘枚貫以緡貯
水一胡蘆掛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
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答以早令市之使者

撫掌大笑葢感善飾常兼数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栢有縣令經生者忿二公不出謁屢形顔色連勸二公强謁之已而令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禰鄉也二公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南歸令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畫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聞錫氣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錢内充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豊國税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

目疾乞宮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嘆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老醫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夢化為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問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為吉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後世不然報恩畧而報讐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讐得時得位無不如意

暑月痱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黄元明曰止用經夕熟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
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
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
以農家執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
一畝試之自旦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
一鷄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呈
所畜鷄既集紛然而鬭莫能間止邑前百姓
喧鬨塞路共觀鬬雞而罷

安陸雖號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
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時之閑人歲
久皆吏部擬授往々厚重而無作為者熙寧
間一太守點檢清酒務較量缸酒数少怒甚
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
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数日前太守令晝
閉子城南門不得啓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

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
曰具以久旱用董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際正須
雨也安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
日見當職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答八月
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告以將雨其人
乃曰是不用宰鵝也余觀朝廷頒祈雨雪文
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鵝皆有次第豈至八月
尚可為之

慶三卷一冊舊寫本

麈史三卷
王得臣(宋鳳臺)撰　鈔本
一冊
~~清莫棠題識~~
丁　89752　[illegible]